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开往胜利的列车

■ 潮声 | 执笔 肖凌文 蒋欣如 吴柯沁

9月2日上午，一趟G32号列车从浙江启程，向首都北京驶去。车上坐着几位特殊的浙江人，他们是浙江抗战烈士亲属代表和烈士遗属。1天前，他们从各地汇聚杭州，一起出发参加观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盛大阅兵。

这次，有人带上了烈士仅有的照片，有人包裹好泛黄的烈士证，他们要带着先辈的“眼睛”，去看看新一代军人的飒爽英姿，看看强盛的祖国。

列车一路向北，这片土地是烈士浴血奋战的地方，寄托着他们对和平的向往、对胜利的期冀。这是一条和平之路，更是胜利之路……

带上先辈的“眼睛”

9月3日上午，蓝天丽日下，天安门城楼庄严雄伟。长安街两侧，约5万名各界代表和人民群众屏息凝神，共同迎接期待已久的历史时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

上午9时整，全体起立，踏着80响礼炮声，国旗护卫队官兵护卫着五星红旗，阔步迈向天安门广场升旗区。步伐坚定，身姿挺拔，这座移动的“钢铁长城”，引得境内外媒体争相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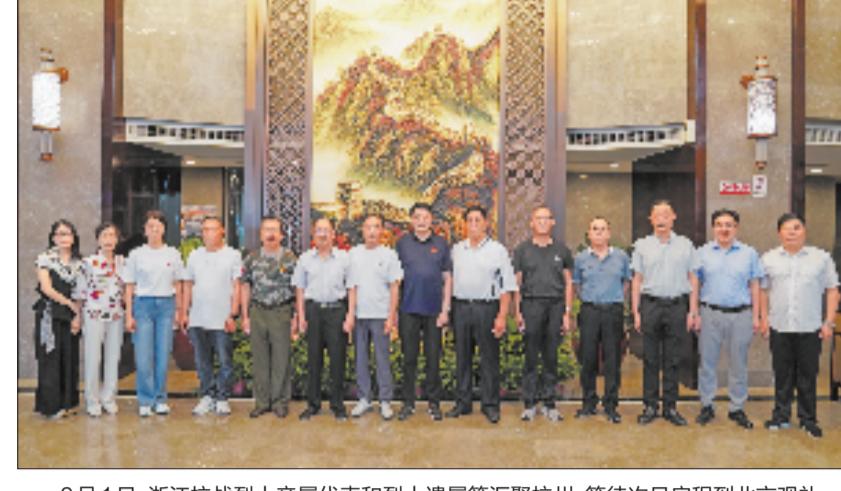
观众席中，金华籍战地记者雷烨烈士的外甥女项碧英也举起手机。“如果舅舅在世，他一定会亲自用相机拍下这历史的一刻。”跨越时空的镜头“喀嚓”声中，雷烨的经典作品，回荡在她的脑海——从延安到晋察冀，雷烨把对抗日军民满腔的热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融入镜头，《塞外篝火》《塞外杀声》生动展现了抗日勇士们战斗和生活的情景；潘家峪惨案发生不久，雷烨赶赴现场，镜头下是房屋的残垣断壁，空地上有成堆烧焦的尸体……《冀东潘家峪大惨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控诉了日寇的累累罪行。

1943年4月20日，日军扫荡时袭扰晋察冀报社驻地，雷烨遭日军包围。他砸毁了珍贵的相机，壮烈殉国。“舅舅拍下了中国大地上的伤疤，也拍下了抗日救亡者的血性。今天，我来替他看这盛世。”项碧英将阅兵仪式的细节认真看在眼里，刻进心里，“回去我要给舅舅写一封信。”

走上天安门广场前，84岁的吴永才准备了3张叔叔、东阳籍烈士吴复夏的照片，一张可以贴身带着的小相，一张装进木质相框的5寸照，还有一张人像镶嵌于圆形吊坠。他还特意将照片翻拍进手机里，确保能和叔叔共同见证。“我要让他看看，看看强盛的国家，英勇的部队。”

10时17分，轰鸣声划破天际，歼击机梯队从远方呼啸而来。吴永才紧盯天安门上空，惊喜地认出了歼-16D、歼-20等战机。他的叔叔吴复夏，正是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培养的第一代飞行员军官。

1938年3月16日，吴复夏与战友奉命轰炸被日军占领的杭州笕桥机场。他们一举炸毁敌机11架、仓库4座，炸死日军20余人。胜利返航时，吴复夏在富阳新登上空突遭敌机截击，座机右侧油箱中弹起火，千钧一发之际，



9月1日，浙江抗战烈士亲属代表和烈士遗属等汇聚杭州，等待次日启程到北京观礼。

他命令其他战友跳伞，自己却驾机撞向敌机。吴复夏牺牲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特意从延安寄来慰问信，称吴复夏“具有民族气节，对英勇作战，为国家作出较大贡献”。

祖国领空，绝不容侵犯。1949年开国大典上，为飞出国威，仅有的17架飞机不得不连飞两遍，且无一是“中国造”。如今，国产主战装备以大机群密集编队亮相长空。“如果叔叔能看到一定很欣慰，祖国强大了，他的血没有白流。”吴永才说。

周文翀的爷爷、乐清籍烈士周斌，生前活跃在国外战场。1939年，周斌到印度尼西亚组织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43年9月，日寇在东南亚各地搜捕抗日分子，周斌因住处遭泄密，1944年4月不幸被捕入狱。他始终宁死不屈，还在狱中继续组织难友展开斗争。1945年3月7日，周斌在棉兰监狱英勇牺牲，时年35岁。

至今，周斌的骨灰仍未找到，留给家人的只有一本烈士证和一张在国外抗战时用过的旧毛毯。“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今天我作为后辈亲眼看到了祖国的强盛，爷爷终于瞑目了。”周文翀说。

跨越时空的心愿

让我们回到历史的起点，当年战士们离家与家人告别时，很多人都以为还会再见。却难预料，驶向和平胜利之路蜿蜒曲折，不少英雄再无归途。

在烈士这个光荣的身份之外，那些被时光定格的人们，还有更生动、立体的一面。很多人牺牲时，只有二三十岁，家人、亲友记忆中的他们，还是那样灵动活泼、朝气蓬勃。

作为今年阅兵场上唯一的全女兵方队，上午9时55分，民兵方队昂首阔步走完天安门广场，这也是民兵方队首次参加以抗战胜利为主题的阅兵活动。“我的二姨执行抗战任务时，正和她们差不多的年纪。”观众席上，平阳籍烈士林心平的外甥蔡少盾激动不已。

在母亲和外婆的回忆中，林心平是个侠骨柔情的女子。她爱看书，欣赏革命烈士秋瑾的侠气。生于动荡年代，她为贫困辍学的女孩心痛，为困于包办婚姻的女性鸣不平。在她眼中，抗日救国不只是男儿的事，正是这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指引林心平走上了抗日之路。

白色恐怖时期，刘英、粟裕有一份报告委托浙南地下党交送上海党组织，勇敢的林心平昼夜奔忙，在蜿蜒山沟步

行几百里，完成了任务，那一年，她只有16岁。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被捕后，她在敌人给她准备的“悔过书”上写下：笑汝卑鄙狡猾，甘洒热血化彩虹！

在那个年代，林心平的心愿是女孩们都能入学堂，和男孩一样接受教育。“我真想告诉二姨，她的心愿实现了。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孕育了国家的发展，现在各行各业都有优秀女性的身姿，她们是军人、科学家、航天员……”

吴复夏生前，也有一个愿望。身为飞行员的他早已做好为国捐躯的准备，24岁时，他向家人交代，家乡附近10多个村子没有一所学校，农民子弟读书太难。“家里分给我的产业我不要，如果我活着，我想卖掉产业造学校；如果我牺牲，你们就用我的抚恤金办学，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愿望，请兄长务必记住！”

吴复夏牺牲后，家人把抚恤金、60亩田产，连同另拨出的15亩良田作为校基，筹建小学。1941年，第一批孩子入学，至今，学校已培养上万名学生，不乏博士等人才。

“我的爷爷是一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我家三代人都是军人。”朱思共是有着“铁军将才”之称的苍南籍烈士朱程的孙子。“思共”二字，正寄托了这一家三代的爱国梦。

在朱思共的讲述中，朱程从小勤奋好学，每周步行往返30余公里到隔壁乡镇读书。正是这样一个求学若渴的人，却两次“肄业”：第一次是北伐战争后，朱程主动从集美学校退学，投笔从戎，投身黄埔军校；第二次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恰逢抗日战争爆发，朱程毅然放弃了还有3个月就能拿到的毕业证书，回国抗战。“国家存亡之际，我当然要回去，敌国的文凭不要也罢。”

如今，在朱程老家温州苍南矾山镇延续着一个传统：凡考上大学或出国留学的学生都要回到朱程故居，重温先辈的故事。“不管走多远，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为了什么出发。”朱思共说。

留住历史的印记

整场阅兵开场前，有一段历史的“回声”，让人印象深刻——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型电子屏幕上出现了钟摆的画面。1945、1945……2025，人们屏息静听，“滴答”声回荡在安静的长安街，如同历史行进的回声。

时间正数的同时，亲历过战争的现场见证者，日渐稀少。2015年大阅兵时，抗战老同志方队中还有10位浙江

老人；10年后的今天，不少人因年事已高，只能透过荧幕见证祖国荣光。

当正义的旗帜扎进时间的长河，下一个10年、下一个百年，我们该如何纪念？

接力棒，正被年轻人接过。

1992年出生的温州姑娘胡丹妮，明白那种钟悬于头顶的紧迫感。做老兵口述历史13年，工作之余，她走遍温州4个区、5个县和3个县级市，采访189位老兵。但近两年，“失约”越来越常见。189位老兵，如今健在的仅有13人。

“他们的故事要被记住。”这是她开启这项公益活动的原动力。2012年，高中毕业的暑假，胡丹妮跟随公益活动的组织者挨家挨户看望老兵，那是她第一次直面皮肤上的刀疤和子弹孔，真切感受到什么是“活的抗战史”。从那以后，她便揣着笔记本和相机上了路。

拍敬礼照，是胡丹妮采访的“固定动作”。“一敬礼，老兵们就会立刻挺直腰杆，眼睛闪闪发光，就算卧床，也一定要家人扶起来拍好。”久而久之，她和老兵们处成了朋友，成了他们的“孙女”。

“要是我们都不在了，你要去做啥呢？”曾有老兵问过胡丹妮。那时她答不上来。如今，她有了答案：“我要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故事。从倾听者到记录者，再到传播者，这是我的‘长征路’。”

今年，她计划办一场摄影展。“以前很多老兵说过，很想再见战友，可因种种原因无法相聚。我想，如果把他们的照片放在同一个空间，也算是一场‘重逢’吧。”

而另一种“重逢”，正借助新技术发生。

被吴永才带到现场的那张烈士照，曾是一张陈旧泛黄的老照片。多年来，他一直惦记，想用现代技术修复叔叔的遗像。几个月前，浙报集团潮新闻联合浙江传媒学院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发起的“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用AI助力英烈回家”新闻行动，帮他圆了梦。

迎接AI复原的烈士“回家”的那天，吴永才特意做了汤圆和梅干菜烧肉——那是叔叔生前最爱吃的菜。当看到复原相片中叔叔清晰的眉目时，他忍不住红了眼，捧着相片喃喃道：“真好，真好。”

这一幕，让项目领队、浙江传媒学院85后教师蒋辰很是动容。这是他们首次使用AI技术复原烈士照片，并创作了AI影片《凌空英魂》。蒋辰介绍，从5月筹划开始，他们深入考证烈士资料，搜集抗战时期空军影像素材，再一点点“喂”给AI，逐帧调试。直到8月，才调试出一段比较满意的影像。

2分15秒的片子里，吴复夏烈士的一生如光影长卷徐徐铺展，最终定格在那双坚毅的眼睛——他调转航向，向敌机做最后一次俯冲。

“我们不是在‘创造’历史，而是用技术让历史‘说话’。”蒋辰说，用AI让先烈“重生”，是用技术给了后辈们与历史对话的可能。影片在夏小学教室中播放，当AI影像中吴复夏驾驶战机冲破云层时，一段金华口音的画外音问道：“抗战胜利了吗？”

“我们胜利了！”教室内，响起孩子们洪亮的回答。

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开往胜利的列车，不断创造着历史的奇迹。

文艺晚会《正义必胜》总撰稿人朱海——

用故事、用人物、用真实情感说话

本报杭州9月3日讯（潮新闻记者陈新怡）3日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举行。晚会播出后，不少网友评价：“很感人很震撼，看得人热泪盈眶。”“白天阅兵式震撼，晚上晚会感人，主创非常用心。”

这场晚会何以如此打动人心？其背后有着怎样的创作理念与情感逻辑？记者专访了晚会总撰稿人杭州籍策划人、作家朱海，听他讲述文艺晚会《正义必胜》的创作幕后。

“比起抽象和概念化的呈现，在舞台上，我们该如何将伟大的抗战精神艺术化、情境化地呈现？如何让今天的年轻人更有代入感，更有共鸣？在这样的思考下，我们采取戏剧的方式，描述性地重现了历史情境，将历史人物的经历、故事、细节贯穿其中，呈现出在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中，不屈抗争的英雄们和一个家庭、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不同角度的塑造与表达。”朱海说。

在晚会当中，舞蹈《殇》成为许多观众泪目的焦点。这段讲述南京大屠杀的舞蹈，没有一句台词，却凭借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和情感表达，将战争

的残酷与个体的苦难刻画得淋漓尽致。

朱海透露，这段舞蹈的创作初衷是为了“让世界都能看懂”。“如果我们不表现苦难，历史会失言、会熄灯，我们必须让一代又一代人记住。我们希望通过舞蹈这种国际化的语言，传递出战争的创伤与民族的悲痛。”朱海表示，这段舞蹈并非虚构，而是基于真实历史背景和人物进行艺术提炼的结果。“殇，既是国殇，也是家殇，更是刻在一个小女孩心中的永远的伤。”

在晚会的结尾，《如你所愿》采用跨时空对话的方式，让大屠杀中因被哥哥保护而活下来的妹妹与哥哥隔空对话，也让历史中的人物与今天的观众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朱海解释说：“他们是救亡的一代，我们是复兴的一代。80年的时空跨度，救亡与复兴在舞台上对话，这正是中华民族百年来的精神脉络。”

这种以个体命运折射大历史的手法，使晚会不再是冰冷的历史复述，而是充满温度的情感叙事。在朱海看来，他们都是大时代聚光灯下产生的中华儿女。

情境诗朗诵《这束光》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演员罗晋、刘昊然、吴越、胡先煦身形笔挺，以窑洞为背景，朗诵一系列表现充满力量的诗句。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诗句并非新创，而是全部来自80年前真实存在的诗歌作品。

朱海透露，创作团队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从延安诗人柯仲平、丁玲、田间等人的作品中精选而出。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诗歌创作相当活跃。“每一句都没有改，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舞台上。”他说，“这是一种致敬，是对抗战文艺先驱们真诚的礼赞。”

“中国青年，你为什么热爱延安？”“大风沙里一个义勇军，骑马走过他的家乡。他回来，敌人的头挂在铁枪上！”这些振奋人心的话语，都是当年延安诗人真实写下的文字，它们或许曾在窑洞诗会上被人吟诵过。朱海表示，这些诗歌即便放在今天，依然充满力量、毫不违和。“文学的力量是跨越时代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重新擦亮，让它再次发光，致敬这些战斗在第一线的文艺先驱们。”

与传统的晚会不同，文艺晚会《正义必胜》采用了情景史诗剧的结构，音

乐、舞蹈、情境戏剧等多种舞台艺术形式，综合运用舞台表演、多媒体、沉浸式音效等多种表现手段，构建出一个既有历史厚重感又具现代审美体验的舞台世界。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样一个宏大题材的晚会，背后是一支以80后、90后为主的年轻创作团队。朱海作为总撰稿人，带领着池俊、徐珺蕊、许诺等年轻创作者共同完成了文本创作。

《正义必胜》不仅是一场文艺晚会，更是一次历史的回响与未来的召唤。朱海总结道：“我们没有一句说教，没有一句空话，全部用故事、用人物、用真实情感说话。”

晚会的最终落点，是三句话：“和平必胜、人民必胜、正义必胜”。这三句话不仅是抗战精神的核心，也是整台晚会的灵魂所在。朱海说：“我们要让观众记住的不仅是历史，更是历史背后的精神——那种在苦难中依然相信光明、在绝境中依然选择坚持的力量。”

而这，或许正是《正义必胜》能够打动无数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深层原因。它不仅回顾历史，更照亮未来。



致敬每一位胸怀大义的中国人

本报推出创意融媒体产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20名浙音芭蕾舞者参演《正义必胜》晚会

本报杭州9月3日讯（潮新闻记者陈宇浩）3日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武灿在采访中坦言，从接受任务到正式演出，同学们经历了“从身体到心灵的全面蜕变”。

“最开始，学生们更多的是在技术层面感到紧张，动作是否标准、队形是否整齐、节奏是否准确。”武灿说，“但在与中央芭蕾舞团的前辈们共同排练的过程中，她们逐渐意识到真正的表演是以身体书写历史”。

6月下旬，这支浙江音乐学院的“小分队”就来到北京，一直到正式演出当天，整整待了两个多月。练功服湿了又干、舞鞋磨破一双又一双，最难的是80多人的大群舞如何做到动作整齐划一，“整个舞蹈的排练过程就跟阅兵式的排练一样，大家一遍遍地反复抠细节。”